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至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王燊憲

謄錄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四十

世家四

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為潮州刺史因家嶺表仁安生謙為廣州牙校累遷封州刺史賀

水鎮遏使謙生隱謙卒隱代領其任唐昭宗以薛王知柔鎮南海辟為行軍司馬委以兵柄及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為節度副使時唐室已季彥若威令不振事皆決于隱彥若卒遺表薦隱自代昭宗不從以崔遠代之遠至江陵遷延不進乃以隱為留後未幾授以節旄梁開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隱卒弟陟襲位貞明三年僣帝號國稱大漢改元乾亨行郊祀禮改名巖又改龔終改龑龑讀為儼字書不載蓋其妄作也晉天

福七年卒子玢嗣為弟晟所殺晟遂自立性尤酷暴周
顯德五年卒事具五代史鋹即晟長子也初名繼興封
衛王襲父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宦官龔澄
樞及才人盧瓊仙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與宮
人波斯女等游戲内官陳延受引女巫樊胡入宮言玉
皇遣樊胡命鋹為太子皇帝乃于宮中施帷幄羅列珍
玩設玉皇坐樊胡遠遊冠紫衣紫霞裙坐宣禍福令鋹
再拜聽命嘗云瓊仙澄樞延受皆玉皇遣輔太子皇帝

有過不得治又有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宫掖宫中婦人皆具冠帶領外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但其上加内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為門外人羣臣小過及士人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宫闈作燒煮剝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煩重邕民入城者人

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鋹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乾德中太祖命師克郴州獲其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麽太祖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箭手官命授之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鋹為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先是

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鋹又舉
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勲上言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
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
歸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遺書曰
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
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
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
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

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
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
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
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
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令敝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
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
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
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强弱

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

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虚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絶劒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

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强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于劒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

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强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令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大

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令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

動揺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

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頼之自足下祖徳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已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徳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徳

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

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讎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
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
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
以累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雖盟愈
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
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
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
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

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鋹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師至白霞鋹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為宫館池沼樓艦皆毀兵

器又腐内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
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
遁歸鋹遣大將伍彦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岸
彦柔夜至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
卒發彦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彦柔斬之梟首以示城
中翌日城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鋹令都統
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
殺卒數百擒砦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

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葉山下初鋹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鋹始令塹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栅以拒之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

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鋹使速度諸險二月過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鋹聞之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鋹懼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遂頓城外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為拒扞之備美等乃進

攻保興迎戰大為所敗美乘風縱火煙埃坌起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鋹盡焚其府庫美擒鋹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宮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閹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戸十七萬鋹至江陵邸吏龎師進迎謁學士黄德昭侍鋹鋹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荆州乃令師進至邸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鋹嘆曰我在位十四

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涕久之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鋹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

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
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候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
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淮為太子中允中
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
簿初龔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
年幾何傑曰凡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五十也上
下各五將五百五十五乎及鋹之敗果五十五年蓋傑
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爾又廣州童謡曰羊頭二四白

天雨至識者以羊是未之神是歲歲在辛未以二月四日擒鋹天雨者王師如時雨之義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衆星皆北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朝之兆也四年詔鋹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平遷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

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鋹卮酒鋹疑為酖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於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别酌以賜鋹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鋹預之

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僣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詼諧此類也鋹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帝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咸平中為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窘迫蓋僣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内殿崇班天禧中又録為閤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

龔澄樞廣州南海人性廉謹不妄交遊㓜事龔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晟襲位任閹人林延遇爲甘泉宫使頗預政事延遇病將死言於晟曰臣死惟龔澄樞可用即日擢知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宫使鋹嗣位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宫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樞澄樞與李托薛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初巖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名龔當敗國事遂改名龑後鋹

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為內府局令晟襲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宮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鋹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托納二女於鋹鋹以其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太祖命師伐鋹既克韶州統軍使李承渥戰死節度副使辛延渥間道遣人

勸鋹降托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太祖遣使問托等
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誰為
之謀也托俛首不能對鋹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
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内起令天子遣使案問
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托乃引伏後至京斬
之

薛崇譽韶州曲江人善孫子五曹筭晟署為内門使兼
太倉使鋹嗣位遷内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點

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譽縱火焚倉廩擒至京與

李托同戮

潘崇徹廣州南海人事龔為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

戰功晟嘗遣大將吳懷恩伐桂州平之懷恩為部下所

殺命崇徹代之鋹襲位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鋹頗疑崇

徹遣薛崇譽使其軍以察之崇譽還遂白崇徹日以伶

人百餘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怒召

歸奪其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鋹復命崇

徹領兵五萬戍賀江崇徹不為効命鋹敗至京太祖知

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别駕卒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

劉鋹傳上蔡人○冊府元龜作彭城人

有余延業者○宋通鑑作韓延業

宋史卷四百八十一考證